



做环保 要趁早

冯永锋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013038796

X-53
15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北航

C1646383

X-53
15

957880810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时评文章,按所涉问题领域列入四个部分,分别是“与NGO有关”、“与社会有关”、“与政府有关”和“与自然有关”,文笔犀利、思想睿智、情真意切、促人深省。

责任编辑:龙文

责任出版:卢运霞

特约编辑:沈明

装帧设计:李会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做环保,要趁早/冯永锋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130-1582-0

I. ①做… II. ①冯… III. ①环境保护—文集 IV. ①X-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8919号

做环保,要趁早

Zuo Huanbao, Yao Chenzao

冯永锋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转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转8123

印 刷: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60mm 1/16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字 数:780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longwen@cnipr.com

经 销:各大网络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41.25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0.00元

ISBN 978-7-5130-1582-0 / X · 020 (4436)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序言：草创组织的三个宿命	1
--------------	---

第一部分 与NGO有关

环保组织，20年后，还需要你吗？	7
符合传统的裂变精神	18
边做环保边迷茫	25
不是造血，而是变性	30
悼念梁从诫，悼念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33
公益组织媒体传播的五个策略	35
垃圾场公示不等于“信息诚实”	39
给SEE·TNC生态奖提些建议吧	41
中国“最有钱环保组织”为情所困	
——“这些企业家真的让人又爱又恨”	44
对SEE基金的一些建议	50
我没有对黄怒波不厚道	
——对《中国“最有钱环保组织”为情所困》一文的最新跟进	55
在中国有钱人如何做环保	58
从“阿拉善”看“壹基金”	61
为第四届SEE·TNC生态奖担忧	66
攻克堡垒的过程就是培养将军的过程	
——从“公民水专家”现象所想到	69
环保组织，不要和同行在一起	72
环保组织的先见之明	
——读《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1》所想到	78
环保组织的胆识与想象力	
——“中国台湾环保行”归来所想到	80
环保组织的气场	84
环保组织的想象力与胆识	88
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自闭症”	94
环保组织木有“道德优越感”	98

资助方“缺乏主动服务能力”的10条硬指标·····	100
基金会得练就“快速放钱功”·····	102
老和尚为何敢收受贪官污吏的巨款·····	105
民间环保组织期盼“硬孵化”·····	108
民间环保组织注册有什么难的·····	111
朋友太多，对手太少·····	115
“社会组织”的敌人不是政府·····	118
生态英雄的“顺流”与“逆流”·····	123
什么样的环保组织最好卖·····	126
谁是谁的“妈妈”·····	130
“职业环保者”，工资该几何·····	138
无人之处未必无公众·····	143
呀，我那包着头巾的小沙龙·····	146
要为你的爱付出代价·····	151
要专业，表悲情·····	154
做人成本与做事成本·····	157

第二部分 与社会有关

那些环保概念的前世今生·····	162
“草根益民”走向职业化	
——冷眼看透“2011年中国公益世相”·····	166
3 000万元难刺痛紫金·····	169
把困难转移给谁·····	172
北大还有多少名节可供金光集团糟蹋·····	175
北大该“会商”大树而不是学生·····	178
北大将被迫填掉未名湖·····	181
北京冰雪节需要多少环境代价·····	184
北京每个垃圾场都可能偷排渗滤液·····	186
自相矛盾的二氧化碳·····	188
低碳幸福三要素·····	191
低碳是在逃避真实环境苦难·····	197
对抗贫穷·····	200
不可预料的公民环境记者·····	201
公民记者，多乎哉·····	205
国际旅游岛不该只有“观光酒店”·····	208

600多亿的项目,企业不能自个说了算	211
中海油该找民间环保组织帮忙	213
垃圾焚烧厂的“社会成本”	215
垃圾处理的程序正义与技术正义	218
罗布泊不可能再有水	230
没有媒体没有法院没有专家没有NGO	233
不可知的风险与不可知的恐惧	
——读《真相叁·一场错误的抗癌战争》	238
区域空气联防要为群众服务	241
民间检测是对政府PM2.5监测的最好补充	244
谁抛弃了马鞍下的骏马	247
虐熊公司居然敢代表国家	250
盘锦的“树王”为什么被砍	252
苹果巨额利润的环境代价	254
企业如何应对环保组织的挑衅	257
吃:漠视还是逃避	260
清明,雨水不再	263
热闹之处是气候	267
从“我为祖国测空气”看社会能量	270
“生态补偿”可不是“生态买卖”	280
世界是干的	284
狩猎、养动物不可能“很环保”	287
狩猎场应当转型为国家公园	290
唐骏在帮“黑金矿业”造假吗	293
呼吁:为北大情怀而联名	295
我愿意成为“情怀党”预备党员	296
污染“株连”时代到来	299
污水厂底泥考验城市环保能力	301
西南干旱可能是“水资源过度开发”导致	303
向全国所有保安认罪	309
消费者比生产者残忍	312
文章该写给陌生人看	315
学者能阻挡生态恶化吗	
——读《海洋传》所想到	317
一朵雪花飘出可可西里	320
亿万富翁前的垃圾	
——中国公众垃圾处理智慧综述	324

愿“公众参与”能实推“政府参与”	337
愿2010年成为国企“环保从良”年	340
环保遭遇“美女检测仪”	343
中国环境的未来忧虑	345
我们到了环境拐点了吗	348
中国需要不需要更多的“国宝”	379
中石油不该回避环境责任	383
让民间拾荒者获得“职业尊严”	386
主动求知，尽在眼前	388
“紫金矿业”污染“青岛啤酒”	390
一起组团到紫金矿业“污染游”	392
祖国为谁测空气	394

第三部分 与政府有关

企业变绿“新三招”	397
2012大猜想：蓝天会更多吗	408
别把灾难都推给强降雨	411
应要求每个工地都安装PM2.5检测仪	414
还等什么，自己去检测空气质量吧	416
“城市内急”是水生态失调	419
“大树进城”挡不住“大树出城”	422
地方政府是企业排污的“鼓风机”	424
福建屏南七村民被垃圾场“吞没”	427
高安屯想当“垃圾焚烧模范”	428
公众是环保部门的权力之源	
——从安徽固镇县环保干部“洗冤事件”说起	431
环保挂牌督办，牌子挂在哪	434
官员和商人是社会冲突的启动源	436
河里有鱼不等于回到古代	438
83亿元够“黑金矿主”赔偿损失吗？	440
环保部门该如何向公众征求意见	442
从“保护经济”转向保护“人与自然”	445
公众不参与，环境更危险	451
空气检测市场：谁会从中受益	459
空气仍旧污染，检测有望透明	463

为什么我们要自己购买检测仪·····	466
空气质量检测，应鼓励公众参与·····	468
中国的霾·····	470
垃圾焚烧厂的出路是公众参与·····	472
笼中虎也许该“收归国有”·····	475
检测不缺少标准，只缺少诚意·····	477
不宜种树，只宜发春·····	480
潘岳为何撞不动“环评墙”·····	483
政府环保权力为何“自我降解”·····	487
“社区失灵”导致垃圾减量困难·····	491
水电公司凭什么“独占江河”·····	495
治理土壤污染要依靠信息公开·····	498
为政府参与斑海豹保护叫好·····	500
我们还有没有“国家环评”？·····	502
“污染型政府”的社会成本 ——环保局招来“血铅企业”的启示·····	505
污染源信息要让公众用起来·····	508
警惕江苏大丰式的“先污染，后强拆”·····	511
阴险的水库·····	513
玉树如何再临风 ——关于生态玉树的一些思考·····	517
愿“公众参与”能实推“政府参与”·····	520
正规垃圾焚烧厂为何不如野堆乱烧·····	523
政府不作为，百姓不用分类·····	526
政府要勇于承认“环保错误”·····	529
中药协会需要提升“环保智商”·····	532

第四部分 与自然有关

与北京体温最高的河流一起发烧·····	535
不打猎，更能保护生态环境·····	538
在福建窥视茶的风流逸史·····	542
从天坛到达你身边的“荒野”·····	549
到动物园之外去看狼·····	554
高尔夫球场边的夜鹭·····	565
高尔夫球场边的梅花鹿·····	569

高尔夫球场边的益母草·····	573
高尔夫球场的火炬树·····	577
高尔夫球场的小池塘·····	581
高尔夫球场的“杨家将”·····	584
高尔夫球场里的小榆树·····	588
高尔夫球场的“假合欢”·····	591
身边的自然，就是生物多样性·····	594
没有荒野的国家·····	597
粘贴“鸟人”·····	601
迁徙的鸟人迁徙的鸟·····	604
让当地物种自由生长·····	608
森林为民，生态第一·····	610
少植树，多护树·····	612
生态可以被旅游吗·····	614
谁最需要生物多样性·····	617
为什么要去动物园观鸟·····	620
畏惧自然，何来绿化·····	624
幼化的森林转型的人·····	626
相信自然，回归自然·····	630
以自然之力修复自然·····	632
灾难旅游，你必须面对的选择·····	636

后记

NGO：困难不要自己扛·····	645
------------------	-----

序言：草创组织的三个宿命

最近像僧人或者道人或者云游爱好者那样在全国到处游荡，见识了不少颇为知名的民间环保人士。他们有的已有机构在身职员志愿者难以计数，有的则长期多年一人声称有团队但仍旧只看到孤单的身影。有的在江湖上名声颇著，牌子似乎很好，但发展阶段仍旧处于草创。有的甚至更决绝，可能仅仅是因为对表格的畏惧，而不敢去写一次项目申请书。于是我就开始断言，虽然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好像走过了二十来步——如果一年换算为一步的话——但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绝大多数可能仍旧处在草创阶段。

于是问题就来了，草创组织究竟有哪些不可避免的特点呢？如果大家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不是为了让自己过够演说瘾、受训瘾、自由妄想瘾，而是为了启蒙社会，而是为了监督执行。如果大家不愿意在“国家环保旅游中”逃避责任，如果大家扎在同行堆里抱团取暖是为了互相协作而不是换取逃避责任的资质，那么，也许我们真该知道自己，未来需要怎么走。

争先恐后当“全才”

小丽刚刚参加民间环保组织工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家民间环保组织叫什么名字——她领了一个任务，去接应一个远方来的民间环保人士。但是她没订过宾馆，没坐过飞机，也没想过要帮自己和别人订宾馆，没想过坐飞机与坐火车有什么不同。

吃饭住宿坐车之后，如何开发票，如何让发票与项目对接，她更没有想过。但是很快，一次真正的训练下来，这些全世界的人都会用的“社会生活工具”，她都会了。她过去不会，不是因为拒绝或者害怕，只是没有经验。

也就过上了那么十来天，她又被派去组织一次会议，她不知道要事先进会场布

置，把投影仪、笔记本电脑都弄安逸，把志愿者、速记员、听众都安排妥当。她更不知道要提前给主讲嘉宾再打个电话，帮助指引一下路线。她当然也不会想到，出于对人的礼貌，或者说出于对新来乍到者的慈悲，她应当到门口去迎接一下专家和同行。

但这个她也很快就会了，虽然她微博直播时打字不快，提炼现场的能力不足。虽然她迎来送往时略嫌羞涩，但仍旧不失民间环保组织的朴素与大方。虽然她最后可能忘记了收拾屋子，把桌椅恢复原位——而这可能只是因为她惦记着赶紧回去整理当天的成果，尽快制作成精华，快速发布给大家。她保留了参会者登记的通讯录，发现有那么几个人，写字潦草——甚至可能是故意潦草，她无法辨识，只好作废。她知道下一次，可能会当场与每个人核实一下不确定的信息。

接下来的日子更有意思，几乎每一天都是突破自己，“化难为易”之后是“化易为难”。她很可能派出去单独做一个案例的调查。这个案例除了当地一个案例线索，可能没有更多的资料，这个案例可能除了一个当地偶发型的志愿者，没有更多的合作伙伴。她尚且不知道中国的政府生态系统如何运营，她也不知道如何听懂一个陌生小县城的口音。她更不知道如果万一这样的调查引发了利益相关方的警觉，会惹来多少麻烦与骚扰。

但就是在这样的兴奋与恐惧、由蒙昧慢慢进入明朗又再一次跌入蒙昧的过程中，她发现了有关的法律政策文件阅读和吸收起来异常的快速，她发现与陌生人打交道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她更发现无论是租车还是吃饭还是住店还是购物都是极容易讲价格要发票，她也发现如果租用的是黑车那么油票可能是最好的车费证明。最后她调查回来时，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知如何把调查报告写得像样，她更不知道在调查了一次，下一次需要该怎么推进。但是她开始尝试申请信息公开，开始想象是不是可以做几次采样和检测，开始考虑能否与媒体合作对这个案例进行深浅不一的报道，开始琢磨是不是需要带着问题去拜访更多的专家以让自己的困惑更加困惑。

小丽深度参与一个又一个案例之后，慢慢发现了媒体的基本特点，也知道如何面对一个话筒如何把想要说的清晰地表达出来。她对自己的名字被登在报纸上有些怪异，怪异之后就开始琢磨每一句话是不是精当。她慢慢地发现，媒体喜欢戏剧性远胜过社会公正，喜欢快速追逐报道是否成立而基本忽略案例本身的内涵，需要时就咬住你不放，一定时过境迁就将你忘至九霄云外。她的心气就开始平复下来，读报纸看新闻也比以前更快就看穿“报道之后的真相”——尤其是记者在做这篇报道的心思和支付的代价了。

边上场，边筹资

如果说“用以致学”这种方法，有可能让中国的有志青年慢慢闯出学校长期围圈的桎梏；如果说“以战代练”可以让一个外围志愿者慢慢地拿起各种有效工具，尝试去解决一道过去在他们看来与自己关系不大的环境难题；如果说“低头前行，忘掉自我”可以让大家的参与解题时充分释放出身体的潜能，与同伴形成良好的合作，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一定是，这样的青年，这样的机构，何时开始筹资？

某种程度上说，写项目书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如果你是一个卖衣服的小商人，你坐在小铺子里，你的面前可能每天会经过一万人。这一万人中，会停留下来看你一眼的，最多只有一百人；这一百人中，会到你小铺里东挑西拣的，可能只有十个人。这十个人中，会买一件衣服走的，可能只有一个人。更可怜的是，这个人拿货走了之后，留给你的，除了钱，什么也不会有，不太可能有美好的情谊，不太可能有充足的信任，不太可能有丰富生动的知识。

但如果你是一个民间组织，你想做一件事情，你需要20万元，你只需要打开一个基金会的网站，下载它的申请信和项目申请表格，按照它上面的要求逐一填写，在理清自己思路的过程中，逐一完全其要求的所有必填项目，然后，你点击鼠标，发送出去。未来的一到三个月内，你就有可能得到你需要的资金。

当然你也有可能得不到，但你一定会得到资助方的热情回应。大家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下来讨论各种细节，这讨论项目可能是推翻过去的所有成见而重新来过，也可能只是对一些细节进行增减，对一些欲望进行克制和压抑，对另外一些可能进行舒展和试探。最后，你有可能使到钱来助成你要做的事，你也有可能拿不到钱，但你想做的事，可能你已经开始做起来。

把事情做起来，边做事边筹资，我认为是最好的筹资办法。做一件事，大体需要三个好汉来“助成”，一是愿望或者说冲动或者说理想，二是方法或者说策略或者说工具，三是资金或者说相关的辅助资源。在这三者中，钱可能是做成一件事情的充分条件，而不一定是“必要条件”。

这与民间组织的特点有关。民间组织激发社会能量关注某些事情，靠的是智慧激情理想或者说对问题的穿透力，靠的是韧性、美好情感或者说心灵强大的捕捉能力。在这个领域，对资金量的需求其实不是特别大。换句话说，其做事的资金成本，并不高。

顺便说一下，一个真正好的民间组织，最贵的其实是人才资源，最需要支持的是工作人员的工资，如果社会真的想让它成为好的智库，好的公益接应团队的话。因为他们更多的时候，做的是“软事”，而不是盖房子修道路这样的硬事。如果一个项目只能靠钱去堆起来，那么这个项目肯定不符合民间组织的工作方法，不做也罢。

很多人对项目书的畏惧来自于对社会生态系统的陌生，更来自于内心里对财富、权力和知识这些常规能量体的抗拒。这种抗拒与长期以来几方互相很少通融来往有关，更与这个民间组织想做一件事的意愿有关。如果一个人真的想做一件事，连写个项目书的勇气和控制力都没有，那么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符合民间组织的要求，或者这个人能在民间组织领域走得多远，也是值得评估的。

写项目书其实很简单，不外乎“把钱细分，把事细分，把人对应”。你需要多少钱，这些钱如何细分到每一个节点中，你想做多少事，这些事如何剁碎后一步一步实现，你需要多少人，这些人分别出现在哪些场面上，只需要把这三个要素想清楚，布置精当，按照社会的成熟价格体系来考虑和对应，你的项目书就很容易写成，你与每天都在琢磨着如何把钱花出去的基金会就会成为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但不管钱来不来，最好是自己去把事情带起来做着。需要的帮手可能一时请不起，但拿自己的性命和血汗去闯荡总是可能支配的常态。边做事边筹资的过程更像是对思想蓝图进行实验室试验的过程，也像是一个小发明先进行小试甚至是中试的过程。这过程是如此的美好，以至于你后来回想起来后会发现，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你的项目书会严重偏离方向，你也可能丧失与合作伙伴形成理解与信任的可能——因为，纸上的蓝图，脑中的想法，有时候是非常顽固的，只有现实会化解那些愚钝的冰块，而让项目自身的“生命之水”畅快地流淌，化解成见，形成共识；化解淤积，闯出通道。

化难为易，化易为难

当前中国对民间组织的需求非常旺盛，换句话说，中国当前民间组织的发展机会无限良好，几乎任何一个稍微用心的人，都会在里面找到极好的创业之基，成为民间组织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

民间组织每天都在解决“社会难题”，如果是民间环保组织，可能就是同时在解决社会难题和生态难题。每一道题可能是都非常困难的，但每一道题可能难的本身不是题目而是出题者本身的内部错乱。

比如一个环保污染事件，要鉴定污染者的责任、鉴定受污染者的伤害程度，让企业关门或者让污染者赔偿损失，可能都并不困难，困难的只是造成这起事件的政策变迁和人事关系的隐秘的利益纠葛。

每一道难题都似曾相识，但如果你像高考考生那样细窥里面的细节，每一道题都可能需要不同的解法。一个人最诱人的可能不是他们的相貌和物质，而是他的思想和行为风情。同样，一道题最诱人的不是它的通用之点而恰恰是那些独特的雄关险隘。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合格的民间组织，那么你身上一定会具备一个天性，这天性甚至可能会以“职业病”的形态喷涌出来——你会不顾一切地闯进一个专门生产各种困难的矿区。如果这矿区困难量储藏量不足、变化不够，或者困难的品位不高，你会很难过。你会觉得日子平淡得有些凄苦。

如果用八个字来形容，那么这八个字就是“化难为易，化易为难”。化难为易好理解，就是遇上难题时你能想出你所有可能想到的同时你又能够执行和调度得动的资源和智慧，对这道题目进行逐一的剥解，最终让其消融于社会生态系统中。

这时候，民间组织的方法积累或者说工作模式的提炼，就很重要。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无论这个机构是政府、企业、学校、宗教团体，无论是民非、社团法人还是志愿者网络，都存在着自身营业的主方向，也自然就存在着自己主攻的题海题库题山题星球。更自然地就存在着“自从宇宙开天辟地”以来人类积累的各种有效方法。这些方法绝大部分不需要你去自创，只需要你去收集和应用。这些方法与其说是你的发明与创新，不如说是你的集成与组合。一般来说，一个组织如果不储藏、结晶上十到二十种方法，那么这个组织是不可能解好自己想解的题的，更解不好社会重大难题和生态重大难题。

但做到了这一步只实现了八个字的前一半。“化难为易”其实还是丰收可待的，更艰辛的是“化易为难”。

每一道难题解完，一定会出现新的难题，你有没有捕捉的能力和勇气？每一个边界的撑大，一定会出现更宽阔的边界，你有没有继续到宽阔而险峻的边缘上行走？英国小说家毛姆有一本小说叫《刀锋》，有人又把它翻译成《剃刀边缘》，光看这几个字，就容易让我们想，如果我们把生命永远置身于悬崖边上，永远让自己浸泡于“难题汇聚”的海洋，我们能坚持多长的时间？难题的意思就在于难，就在于你知道了这一次难在何处之后，不知道下一次会难在何处，它永远刺激着你生命的潜能，挑战着你的道德底线，逼迫着你一次又一次走出情性与疲惫。

如果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难题，那一定是你没发现。如果说，你发现了难题而不积极出手相解，那么你一定已经离开了民间组织的营地。也许我们该每天都扪心自问：我今天在做的事情，到底是在持续不懈地解难题，还是为了找出种种理由，逃离难山题海？

2012.6.9

第一部分
与NGO 有关

环保组织，20年后，还需要你吗？

2011年4月20号，辽宁盘锦黑嘴鸥保护协会会长刘德天很是兴奋，他的协会迎来了20周年的纪念日，黑嘴鸥保护协会成立于1991年4月20日。过去，很多人认为自然之友才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过去，也有人相信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这样的组织也是“民间环保组织”。当然，这属于形似还是神似的区别，属于评价系统的差异了。且不必再论。

20年过去了，未来还有20年会接着到来。可怕的不是时间在过去，可怕的是时间会到来。20后之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没有那么高远的前瞻能力，那么就结合一下现实，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几年吧。未来，我们还需要环保组织吗？如果真的会再有20年，那么，环保组织该是什么样子？

任何人可在任何时间创办环保组织

1994年，梁从诫先生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创办自然之友的时候，他已经62岁了。而几年之后，浙江温州少年方明和，创办“绿眼睛”时，才17岁。方明和如果说是特例的话，那么，到2011年，很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要么自己创办了新组织，要么成为了组织的新一代“责任人”。

并非创办人年纪越轻，越证明时代在发展。一个好的时代恰恰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依据内心的需求或者外界的推动创办环保组织。其组织可以是地域性的，可以是只关注某个狭小领域的，也可以是关注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全业务多角度的。

青海西宁摄影家葛玉修，是青海银监会的纪委书记。他一直在犹豫是不是要参与创办“中华对角羚保护协会”。而山西左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巨琼瑛，在2005年

左右，创办了“绿色太行”。山东东营，在环保志愿者任增颖的触动下，东营市民间环保协会据说马上就要挂牌。辽宁盘锦，城市不大，却很自发地陆续创办了黑嘴鸥保护协会、斑海豹保护协会、绿色盘锦等组织，而吉林长春，一个号称东北最讲文明的城市，却似乎一个像样的民间环保组织也立不起来。上海，中国最有名城市之一，可上海的环保组织数来数去，数不上两三个，而且业务活力不强，经常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在中国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在吹嘘“不差钱”的情况下，在年轻人到处找不到可意工作的情况下，在环境保护的社会需求如此旺盛的情况下，民间环保组织传统上面临的三大问题“素质差、注册难、资金缺乏”，正在成为过去。素质差本来就是一个误会，一个在几乎得不到社会支持的条件下，能够冲破内心的强大阻力而毅然投身这个行业的人，素质应当是最高的。资金缺乏则是业务发展的犹疑所至，在社会需求如此旺盛的情况下，任何一家环保组织只要真地想发展，完全可以白手起家，徒步前行。注册难也是出于误会，这误会包括社会对环保组织的误会和冷漠，也包括环保组织自己对社会常识穿透不足。比如有些人认为，环保组织既然姓环保，那么就该挂靠环保局的下面；环保局要是百般不情愿，就到处嚷嚷“没有人让我们挂靠”，可情况真的是那样的吗？这个社会可让你往上挂靠的钩子，还是很多的，只是有些人成天浸泡在迷雾中，没有发现而已。

说民间组织或者说社会组织注册难，似乎真有那么一点道理，而且有强大证据可以支撑。据说一些机构对全国做过统计，中国至少有50%的社会组织无法完成其注册伟业。

一个组织不注册，随时就会成为“非法组织”，在中国这么一个公众不能随意聚集的国度，一个“未注册组织”所举办的任何活动，都可以被以“非法公众集会”的罪名轻易地拉到取缔的刑场上。

中国的民间组织注册，其实有三个关键期，一是1949年以后，仿造世界各个国家的样态，编制了大量的“准政府”型民间组织；二是1978年之后，由于大量的民间商业协会、民间科研机构、民间文化机构、民办教育机构，如雨后的蚊子一般出现在混乱的市场上。三是21世纪以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辉思想引导下，农民被鼓励重新聚合以稳定农村和农业，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尤其是经济型的合作组织分得了大量的指标。

如果一个想要从事民间事业的人，抓住这三个浪潮的任何一滴浪花，都可以攀爬成为一个正式的民间组织，或者民间组织的二级、三级机构。而由于我们的政府为了让这些“直属民间组织”办理起证件来有个合法通道，因此，在所有县级以上的行政机关各个枝条里，都暗暗开了一个“内部办理”窗口，工作人员很少，上班时间经常